



白庚胜 黄晓勇 主编



灿烂的
中国

西
部

历史的回访

西部考古

罗汉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何灿灿

(代序)

白庚胜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做出西部开发的伟大战略抉择，一场旷古罕见的史剧缓缓拉开了大幕。

在遥远的古代，边陲西部留给祖国内地先民的是无穷的遐想，以及苍凉与悲壮的交响、神秘和雄奇的异香：那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那里，“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昆仑之墟的神话应运而生，西天取经的传奇纷至沓来，边塞诗人的绝唱慷慨激越，探险旅人的神思驰骋飞逸……

祖国的西部坦露在荒宇之中，几经天翻地覆，几经沧海桑田，她把自己的庄严与光荣熔铸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她也把自己的追求与希望潜藏于社会演进的逻辑深处。

西部的山雄，昆仑山、天山、巴颜喀喇山、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全球绝高的景致。其中，珠穆朗玛峰是大自然的高标；西部的水丽，长江、黄河、澜沧江、塔里木河、雅鲁藏布江不但逶迤于神州大地的丘峦与平畴，也滋润了中亚、东南亚的原野和田园，堪称亚洲的骄傲。

就在这些多娇江山之间，中国地理的第一、第二、第三级台地由东向西不断提升，造就了错落有致的盆地、平原、

丘陵、草滩、沙漠、高原，同时也织缀得湖、海、潭、泉、流湍、飞瀑清韵无穷。

如果作从南向北的排列，西部的气候呈亚热带、温带、寒带连续分布状，极高处乃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晶莹世界。与之相适应，热带雨林、阔叶林、照叶林、针叶林等步步登高，从河谷台地直指雪山草地。在她们的怀抱里，但见大象穿行于椰子树丛，孔雀开屏在凤尾竹下，熊猫援弯了青青的箭竹，金丝猴跃动于松枝杉梢，沙海里高昂着骆驼不屈的头颅，草原上奔驰着如云的马群，空谷间传来雪鸡悠扬的啼鸣……更有那油气、煤气、水力、风力、地热、森林、日光等能源之丰富，黄金、白银、稀土、铜、铅、锡、铝、钨等矿藏之品多质优。西部啊西部，说不尽她的千般风姿、万种丰饶！

与西部丰富、美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相适应，西部文化亦灿烂多样、精彩纷呈。如，在语言文化上，除了南岛语系语言之外，我国境内的一切语言系属均存在于西部，堪称“语言宝库”；在民族文化方面，西部拥有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47个世居民族，一直享有“活态民族博物馆”之誉；就宗教文化而言，世界五大宗教都富集西部，尤以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最盛；举凡经济文化，渔捞、采集、狩猎、畜牧、粟麦农耕、水稻农耕、山地刀耕火种农耕等形态应有尽有；若论地理文化，草原、海洋、沙漠绿洲、雪域高原、丘陵、河谷、平原、盆地等类型一应俱全；至于社会制度文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西部一些民族仍不同程度地保留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的遗迹，大部分民族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大门，极个别民族甚至迎来了资本主义的黎明；



在技术文化层面上，石器、土器、红铜器、青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等散见于西部广袤的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西部不仅是黄河与长江的源头，而且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早在 240 万年前，就有“东方蝴蝶人”出现在云贵高原。接着，约生活在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蒙古利亚人种的直接祖先。自此以往，“蓝田人”、“马家窑人”、“齐家人”、“大荔人”、“西畴人”、“丽江人”、“柳江人”、“半坡人”等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照亮了西部的莽原荒野。

在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之后，西部曾一度成为东亚大陆上最激荡、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夏、商、周三代，以氐羌、戎狄为代表的游牧文化，曾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发生过多形式的大冲撞、大交融；春秋战国至先秦两汉，滇、巴蜀、越、僚等民族纷纷有不凡的文化创造，并与华夏民族一起为东方古帝国的雄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唐宋以来，西部地区虽几度沉沦、但仍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的盛唐辉煌，并奉献出布达拉宫、敦煌壁画、丽江古乐、《格萨尔王传》、《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十二木卡姆》、侗族大歌等文化精粹；高昌国文化、吐蕃文化、南诏文化、大理国文化、西夏文化等更是大放异彩；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纳西学、彝学、傈僳学、苗学、瑶学、傣学、侗学等国际显学都无不从这里走向世界。在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中叶以后，解放大西南与新疆、西藏的炮声，报道了西部新纪元的开始；马兰、酒泉、罗布泊、西昌发射成功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奏响了西部奔向现代化的凯歌；新兰、贵昆、成昆、桂昆、川藏、滇藏等铁路、公路的开通，大大增强了西部对外开放



的力度；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煤北运等工程，将西部与祖国内地联系得更加紧密。西部啊西部，令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鼓舞，为之骄傲！

西部虽长期被山环水绕、风沙冰雪所困扰，但追求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始终是其超拔的精神。“蜀道之难于上青天”，并不能阻止蜀布、蜀杖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宝石之路销往西域；“汉与夜郎孰大”的笑谈，并没有影响丝绸之路逼抵罗马；茶马古道上的声声铃响，送来了南亚次大陆的文明。谁也无法否认，在海洋文明取代陆地文明之前，西部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强劲动脉。

在此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紧接着张骞出使西域、诸葛孔明五月渡泸、元世祖忽必烈革囊渡江，以及郑和七下西洋、徐霞客云游黔滇，西部也屡屡被外敌所觊觎。想当年，“传教士”、“探险者”、“旅行家”深入到西部秘境，更可恨伯希和、斯坦因、赫文斯定劫掠去无尽的奇珍国宝。面对着内忧，也经受着外患，西部各民族人民奋勇反抗，谱写下无数的爱国主义篇章。在准噶尔盆地，在雪域江孜，在友谊关前，在瑞丽江畔，中华儿女团结紧，曾狠狠打击俄、英、法、日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可以说，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西部各民族人民用智慧也用爱情，更用生命铸成了爱好和平、维护团结与统一、反对分裂、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共同建设了六百万平方公里锦绣江山。

今天，西部再次从梦中醒来。她洗刷去沉痛的耻辱，也激扬起崇高的尊严，重放往日的荣光，去拥抱那21世纪的太阳。

为了让外界尽情地了解西部的自然资源，更好地感受西



部的历史风情，也为了更好地展示西部精神与西部风骨，更真实生动地表达西部的企盼与追求，河北少儿出版社铁肩担道义，投巨资组织出版“灿烂的中国西部”丛书，以示中原儿女对西部大地的关爱，以及对声势浩大的西部开发事业的支持、参与之意。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对此襄赞有加，并将之列为本省2002年度重点出版项目，刘金凯、孙天放、常文斌等同志为这套丛书的创意、组稿、编辑、出版倾注了许多心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西部的热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引领读者们走进西部深处、倾听西部人民真切的倾诉，也是为了唤起东部、中部、南部、北部、乃至世界各国朋友珍视西部的存在，尊重西部的尊严，推动西部的发展、进步。

西部何灿灿，日月星辰归也！

西部大开发，中华腾飞至也！

2002年8月10日

写在前面的话

XIEZAIQIANMIANDEHUA

我国西部，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不畏艰难，不惧险阻，在我国西部大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进行了无数次考古发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从远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寻觅，到人类史前文明源头的追溯；从丝绸之路西域遗址的清理，到秦汉隋唐千年古墓的发掘；从湮埋地下繁华故都的勘测，到深沟峭崖佛教石窟的考察……每一处历史遗址的发现，每一件历史文物的出土，无不包含着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无数汗水，无不凝聚着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片心血。而他们不辞劳苦所发现的每一处历史遗址，他们辛勤工作所出土的每一件历史遗物，又都说明了我国西部大地历史的悠久，说明了我国西部大地文化的灿烂；反映了我国西部各族人民卓越的聪明才智，反映出我国西部各族人民非凡的创造能力。同时，也从历史实物资料这一角度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国西部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互相之间的交流、互通，证实了我国西部文化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吸收、融合，证实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多元一体，血脉相承。

我国西部各族人民的祖先以他们那卓越的聪明才智和非凡

的创造能力所创造、所遗留的历史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历史遗物的源源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人类的历史文化宝库。同时，也为我们打开我国西部历史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西部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窗口。进入这个大门，通过这个窗口，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西部各族人民的祖先筚路蓝缕地从洪荒远古艰难地走到阳光明媚的现在，走到生机勃勃的今天，更可以看到我国西部各族人民沿着自己祖先的脚印以无比高昂的姿态，迈着无比坚定的步伐，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走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国西部的过去，是灿烂辉煌的过去；我国西部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让我们与在文物考古事业上不断进取、勇往直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一道，走进西部大地，了解西部大地的光辉历史；走进西部大地，共同创造西部大地更加美好的明天。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曙光的初现	1
史前文明何处起	2
人类历史第一章	10
曙光初照蓝田人	20
华夏大地半坡村	29
右江河谷多石器	39
明珠的湮没	49
西安城下探长安	50
丝绸古道寻楼兰	61
火焰山脚访高昌	70
高原雪域觅古格	81
大漠邮驿悬泉置	91

历史的回訪—西部考古

曾经的辉煌	101
地下雄师露真容	102
千年裸俑呈异彩	114
琴台原是蜀王墓	124
戈壁深处西夏陵	134
临江峭崖葬悬棺	144
永恒的佛光	156
须弥山上有石窟	157
炳灵古寺重生辉	167
敦煌藏经遭厄运	176
法门舍利显灵光	189
深沟方塔获宝藏	199
历史的见证	210



周原铜器证史实 · · · · ·	211
三星古物震中外 · · · · ·	221
居延烽燧出汉简 · · · · ·	232
滇桂古墓藏瑰宝 · · · · ·	241
铜鼓声声话神奇 · · · · ·	251



曙光的初现

SHUGUANGDECHUXIAN

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起步走到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到现在？人类文明的曙光，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冉冉升起，以至照亮了整个世界？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无法透过迷雾一般的这一层神秘的帷幕，看到人类起源、发展的真相。然而，人类对自身的起源的探索，却从来没有停止，始终没有间断。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敬业与勤奋，为破解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发生等问题，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考古工作者便在素称“美玉之乡”的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了距今 65 ~ 75 万年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从此揭开了“蓝田人”的神秘面纱。过后不到一年，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小山丘冲沟里发现了“元谋人”的两颗牙齿化石，从而把我国古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百多万年。继此之后，又在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先后发现了云南“丽江人”、广西“柳江人”的头骨化石以及广西右江盆地旧石器遗址群、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遗址、内蒙古乌旗拉乌苏旧石器遗址、甘肃庆阳地区旧石器地点、青藏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址，等等。这些古人类头骨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的相继发现，极

大地丰富了人类进化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我国广袤的西部大地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人类史前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青藏高原霍霍西里、定日和申扎三个旧石器地点以及打制石器的发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城西南卡若村西边卡若新石器遗址的发现，更证实了早在新、旧石器文化时代，青藏高原与相邻地区，与华北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总之，我们人类的祖先，正是这样互相联系着、互相搀扶着艰难地从这里起步向现在走来，向充满希望的明天一步一步地走去。

史前文明何处起

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于 1920 年和 1922 ~ 1923 年在我国西北河套地区的考古发现，首次证明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是不是仅发端于 5 ~ 3.5 万年前的“河套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掘和发现。因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掘，是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史十分重要的一次发掘活动，“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中国学者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发掘活动中十分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

北京市的西南郊有一个房山县，房山县城西南边，有一个小村叫周口店。周口店的西北边，有一座小山叫鸡骨山。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周口店这一带地方的群众，不知从哪代哪辈起，一直就以开山采石烧灰为业，以卖石卖沙卖灰为生。在开山采石过程当中，人们不时会采到可以



入药配方的“龙骨”（动物化石），拿到药铺去卖钱。因此，这座本来叫“鸡骨山”的小山，逐渐被人们换上了一个“龙”字，变成了“龙骨山”。“龙骨山”盛产“龙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关于“龙骨”的消息以及“龙骨”的实物传到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那里以后，引起了这位获得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多次到过南极和北极进行科学考察、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注意。安特生很快便约请了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和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共同赴周口店“龙骨山”考察、寻找“龙骨”及其有关资料。老天不负有心人，在“龙骨山”的一个洞穴里，他们真的分别找到了一块动物下颌骨化石和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五年后，他们的这一发现和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正式确认。被国际学术界正式确认的这两颗人类牙齿化石虽然没有冠以属各种名，但是，中外学术界都将此原始人种称之为“北京人”。因此，安特生这位较早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也就成为“北京人”的嚆矢。



北京人复原图

1926年秋天，获悉在周口店发现人类牙齿化石的消息以后，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即与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等筹划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并向北洋军阀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建议。建议获得采纳以后，确定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其事，北京协和医学院参与合作，发掘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1927年春，由我国地



质学家李捷担任队长、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担任业务指导的野外工作队进入周口店发掘区，选定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北京猿人洞”的第一地点为发掘点，开始大规模的正式发掘工作。这一年，在按照发掘计划行将结束的前三天，即1927年10月16日这一天，野外工作队得到了他们自开始工作以来最重大、最令人欣喜的收获，他们发现了一颗保存极好的下臼齿化石。步达生将新发现的这颗下臼齿化石与1921年安特生发现的那两颗牙齿化石作深入研究以后，认定这三颗牙齿化石都是人类牙齿化石，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

步达生的这一项研究结果公布以后，很快就遭到国际上许多有资格的古人类学家的非难。他们认为，仅凭这三颗牙齿化石就建立起新属新种，这样的做法未免过于草率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一贯以严格、认真著称的资深科学家们来说，支撑步达生理论观点的事实依据，实在太不充分了。因此，步达生不得不为此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难以解脱的心理负担。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正当步达生为“北京人”新属新种的建立而承受来自国际学术界巨大压力、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因此而陷入了困境的时候，为使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继续下去，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新生代研究室，聘请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任名誉学术主持人，聘请步达生任名誉主任，并委派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以及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年轻考古学家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正是这位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里，在一个又深又窄的洞穴中，在一丝昏黄摇曳的烛光下，亲手触摸到了我们祖先的头盖骨化石。

1929年夏天，裴文中受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委派来到周口店发掘工地以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发掘工作，发掘的范围仍继续按1927~1928年制定的方案进行。然



北京人遗址发掘现场

而，从酷暑难当的夏天到凉风习习的秋天，裴文中带领的野外工作队，除了发掘到一些破碎的头骨、面骨化石和几颗牙齿化石，以及一些打制石器和一块比较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可以说再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收获了。再往下挖，洞穴越来越窄了，堆积物也越来越少了，洞底坚硬的岩石，很快就要显露了，令人兴奋的奇迹，估计不可能出现了。面对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踌躇满志的裴文中，此时此刻，不能不暗暗地感到迷惘，感到沮丧。

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裴文中发现还有一个仅能容得一个人转身活动的小洞。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对于裴文中来说，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裴文中爬过去仔细察看了一下，他认为这很可能是猿人往来行走的通道，并有了向小洞掘进的想法。他把自己的发现和想法告诉大家以后，虽然大家觉得心里没谱，但也认为不妨试它一试。为了探明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裴文中决定亲自下



去实地探察一下。于是，他用一根比拇指稍粗的麻绳系在腰上，让大家在上面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筒，沿着坚硬的洞壁慢慢地滑到洞底。到了洞底，站稳脚跟，裴文中使用手电筒把整个小洞来回扫了一遍。这一扫，眼前的情景，一下子就让这位出道不久的年轻人惊呆了。原来，洞里到处散布着、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整个小洞简直就像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动物骨骼化石宝库。激动不已的裴文中随手捡起几块骨头化石后，便让洞口的人们把他拉上去。到了洞口，裴文中把洞底的情况告诉大家，大家听了他的介绍，看了他带上的骨头化石，在场的人也兴奋不已。于是，一个新的发掘计划制定出来了，一场新的发掘行动重新开始了。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随着寒冷冬季的日渐临近，一条条令人兴奋的消息，也随着纷纷扬扬的瑞雪，在考古学界传开了。

12月2日这一天，紧张有序的发掘工作，仍在默默地进行当中。这时候，暮霭中那一轮橘红色剪纸似的夕阳，已经慢慢地沉没到那起伏山影的背后，灰蒙蒙、湿漉漉的夜幕，已经悄悄地把龙骨山包裹起来，在附近开山采石的村民们，也已收拾家什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那热气腾腾的小家。而在12米深的洞穴里，把时间早晚忘得一干二净的裴文中，仍与工人们一道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他们一手举着摇曳的蜡烛，一手挥动着尖细的小铲，小心翼翼地将堆积的泥土一层一层地铲去，聚精会神地辨认挖掘出来的骨头化石，十分仔细地搜索新鲜开掘面暴露出来的细微目标。突然，一个像小半个覆瓢一样的东西，进入到裴文中那十分敏锐的视线中。裴文中的眼光，一下子便凝滞在这个暴露出来的小半个覆瓢状的物体上。“别动！”随着他一句急促的喊声，裴文中急忙扑过去，屏住气用手慢慢地将